

G a c h e t o n
Bachel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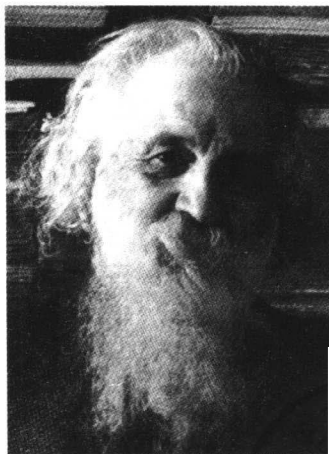
水与梦

论物质的想象

[法]加斯东·巴什拉 / 著 顾嘉琛 / 译 岳麓书社

加斯东·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 1884—1963) 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出身贫穷, 中学毕业后没有进大学, 在工作中不放弃学习。七年后, 依靠自学成数学学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从事中学数理教学, 继续自学深造, 1922 年通过中学教师学衔考试。1927 年以《论近似知识》论文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时年 43 岁。1930 年任第戎大学文学系教授。1940 年任巴黎大学科学哲学教授。1955 年任名誉教授, 并任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1961 年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大奖。他同时还是出色的文学评论家, 诗学理论家。他是法国新认识论的奠基人。巴什拉著述丰富, 数十部作品涉及领域广泛: 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诗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等。主要代表作有:《论近似知识》、《新科学精神的形成》、《梦想的科学》、《实用理性主义》、《表的精神分析》等等。

G a c h e t o n
Bachelard



水与梦

论物质的想象

[法]加斯东·巴什拉 / 著 顾嘉琛 / 译 岳麓书社

加斯东·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 1884-1963) 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出身贫寒,中学毕业后没有进大学,在工作中不放弃学习。七年后,依靠自学获数学学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事中学数理教学,继续自学深造,1922年通过中学教师学术考试。1927年以《论近似的知识》论文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时年43岁。1930年任第戎大学文学系教授。1940年入巴黎大学科学哲学教授。1955年入名教授,并任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1961年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大奖。他同时还是出色的文学评论家,诗学理论家。他是法国新认识论的奠基人。巴什拉著述丰富,数十部作品涉及领域广泛: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诗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等。主要代表作有:《论近似的知识》、《新科学精神的形成》、《梦想的诗学》、《实用理性主义》、《火的精神分析》等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 / (法) 巴什拉著; 顾嘉琛译,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10

ISBN7-80665-697-9

I.水... II.①巴...②顾... III.①哲学-理论-法国-现代 ②诗歌-文学理论-研究

IV.1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4755 号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www.xdwh.com.cn / www.kacacn.com / 实名: 兄弟文化 / 咔嚓摄影

©Libraire jose corti 1942

图字: 18-2005-104 号

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

角度 11

著者: 加斯东·巴什拉

出版人: 丁双平 李永平

责任编辑: 丁双平 李永平

市场总监: 张 辉

出品: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封面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出版: 岳麓书社

E-mail: brother_culture@yahoo.com.cn

社址: 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邮编: 410006

印刷: 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10 千字

印张: 7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65-697-9/B·47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目 录

- 001 引 言 想象与物质
- 022 第一章 清澈的水，春水和流动的水。
自恋的客观条件。
恋情的水。
- 051 第二章 深邃的水，沉睡的水，死水。
埃德加·坡的遐想中的“沉重的水”。
- 079 第三章 卡翁情结
奥菲利亚情结
- 104 第四章 合成的水
- 127 第五章 母性的水与女性的水
- 148 第六章 纯洁与净化
水之德
- 167 第七章 淡水至高无上
- 175 第八章 狂暴的水
- 204 结 论 水的话语
- 215 人名索引表





引言

想象与物质

“让我们帮助多头水蛇①排尽它的雾气吧。”

——马拉美②《异想天开》第352页

I

我们精神的想象力在两个迥然不同的轴上展开。

一种想象力在新生事物面前发生了飞跃；它嬉戏于彩色缤纷，五花八门及意料之外的事情当中。它所激活的想象总有一番有待描述的春光。它远离我们，在大自然中，已生机盎然鲜花盛开。

另一种想象力深挖存在的本质；它欲在存在中既找到原初的东西，也要找到永恒的东西。它主宰着季节和历史。在自然界中，它在我们的身心中，身心之外，产生出萌芽，在这些萌芽里，形式深入于实质中，形式是内在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多头水蛇（hydre de lerne），被赫拉克勒斯所杀。据凡人神话论说，水蛇象征着勒耳纳的沼泽湖泊。——译注

②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诗人。——译注

若从哲学上来表达，可区分出两种想象：一种想象产生形式因，另一种产生出物质因，或是更简洁地说，形式想象和物质想象。这后一种以缩略形式表达的观念，在我看来对诗歌创作的完整的哲学研究是不可少的。必须有一种情感因素，一种内心因素，作品才会具有丰富的词语和光的变幻生命。然而，除了由想象的心理学家常提及的形式想象之外，还有——我们在后面会提到——物质的形象，物质的直接形象。目光为它们命名，但双手熟悉它们。一种充满朝气的喜悦在触摸，揉捏并抚慰着它们。物质的这些形象，我们实实在在地，亲切地想象着它们，同时排除着形式，会消亡的形式，虚浮的形象，即表层的变幻。这些形象具有分量，它们是一颗心。

当然，也有一些作品，这两股想象力在其中相互配合。甚至无法把它们完全分离开来。最灵活的，最变化多端的，最受形式支配的遐想终究保留着某种压载，密度，迟缓和萌发。反之，一切深入到存在的萌芽中，以找到物质牢固的恒定性和优美的单调的诗作，一切在实体因的警觉行动中汲取力量的诗作，都将会开花，装扮自身。它将在对读者的首次诱惑中迎接丰富的形式美。

出于这种诱惑的需要，想象一般在喜悦向往之处下功夫——或是，至少在某种喜悦向往之处！——朝着形式和色彩的方向，朝着多样化和变化的方向，朝着表层未来的方向。想象抛弃深度、实体内在性和容量。

然而，我们在本书中尤其想关注的却是那些缓慢生成的和物质的力量的内在想象。只有无视传统观念的哲学家才可能担起这项沉重的劳作：使后缀脱离美，尽全力在显露的形象后面找到隐藏着的形象，寻找想象力的根源。

在物质的底层生长着阴暗的植物；在物质的黑夜里盛开着黑色的花。这些花已长着绒毛并有自己的花香程式。

II

当我开始思考物质的美的概念时，我立即对美学哲学中的物质因的欠缺感到震惊。我尤为感到人们低估了物质的个体化力量。为何总把个体这个概念同形式这概念维系在一起呢？难道没有一种在深处的个体性，它使得物质在其最小的片块中始终是一种整体吗？物质若从其深度方面来思考正是那种可以不顾形式的原则。物质并不是形式活动的一般的欠缺。物质不管经过何种扭曲，何种分割，它依然是其自身。物质在两种意义上使自己有价值：在深化的意义上和在飞跃的意义上。从深化的意义上讲，物质似是不可测的，似是一种奥秘。从飞跃的意义上讲，它似是一种取之不竭的力量，一种奇观。在这两种情况中，对某种物质的思考培育着一种敞开的想象。

只有当我们研究了形式，使它们归属于各自的物质时，才有可能考虑人的想象的完整理论。此时，才可能懂得形象是一种需要土地和天空、实质和形式的植物。人所找到的形象缓慢而艰难地发生着演变，我们懂得了雅克·布斯凯（J.Bousquet）的深刻见解：“形象让人类付出的代价相当于某种新特性让植物付出的代价。”许多经过尝试的形象无法存在下来，因为这些形象是一些普通的形式游戏，它们并不真正地适合它们所装点的物质。

因此我认为想象的哲学学说首先应当研究物质因同形式因的关系。这问题向诗人同样也是向雕刻家所提出的。诗歌的形象也是一种物质。

III

我已经研究过这问题。在《火的精神分析》中，我曾提出用启迪传统哲学和古代宇宙论的物质元素的标记来表明想象的

不同类型。事实上，在想象的天地里，我认为有可能确立一种四种本原的法则，这种法则根据各种物质想象对火、空气、水和土的依附来将它们分类。如果说，正像我们所认为那样，任何一种诗学都应容纳物质本质的要素——不管多么微弱——的话，那么仍是通过基本的物质本原所作的这种分类同诗学的灵魂最类似。要使遐想得以稳定地继续下去以造就一部书面作品，要使遐想不仅仅是一瞬间的走神，那么遐想应找到它的物质，某种物质本原应当赋予遐想自身的实质，自身的规则以及它的特殊的诗学。原始哲学往往在这方面做认真的选择，这并非是无所事事。原始哲学把四种基本本原之一同它们形式原理相结合在一起，这四种基本本原便成为哲学气质的标记。在这些哲学体系中，博学的思想同某种原始的物质想象相关联，安详而持久的睿智深植于实体的恒定中。如果说这些简单而又有力的哲学依旧保持着信念的源泉，那因为当我们在研究这些哲学时，又重新找回了完全自然的想象力。这始终是如此：在哲学领域中，只有启迪基本的遐想，只有把梦想的康庄大道归还思维，才会具有说服力。

同清晰的思维和有意识的形象相比，梦更依附于这四种基本本原。把这四种物质本原学说同四种有机质相连在一起的试验是很多的。正如一位旧时作者莱希于斯（Lessius）在《长寿的艺术》中写道：“肝火旺的人的梦幻是火，大火，战争和谋杀；心情忧郁者的梦幻是下葬，坟墓，幽灵，潜逃，坑穴以及各种各样的悲伤事情；黏液分泌过多者的梦幻是湖泊，河流，水灾，沉船，多血质的人的梦幻是鸟飞翔，奔跑，盛宴，合奏，是一些难以命名的东西。”因而，肝火旺的人，心情忧郁的人，黏液分泌过多的人，多血质的人各自分别由火，土，水和空气为特征。他们的梦幻尤其偏重于赋予他们特征的物质本原。倘若我们承认，深刻的梦幻的真实性会与某种显而易见而且非常

普遍的生物学的谬误相一致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从物质上来释梦了。除了梦的精神分析之外，还会有梦的心理物理学和心理化学。这种十分唯物的精神分析同古老的训诫是相一致的，这些训诫认为本原的疾病得由本原的医学来治疗。物质的本原对于疾病和痊愈都是具有决定作用的。我们由于梦而生病不适，我们通过梦而痊愈。在梦的宇宙学中，物质的本原始终是基本本原。

一般地说，我们认为美学激情的心理学，当它研究先于观赏之前的物质遐想领域时会更有成效。任何景观在成为某种有意义的场景之前都是一种梦幻体验。人们满怀美学激情观赏的景观只是首先在梦中所见的景观。狄克^①完全有道理认为在人的梦中见到了自然美的预兆，“怎样圆常见的梦？”（作品 V 卷第 10 页）但是，梦中景并非是一种充实着印象的框架，而是某种扩展着的物质。

因此，我们知道可以把指导着信仰，激情，理想和人生哲学的某类遐想同火这种物质本原联系起来。谈论火的美学，火的精神分析，甚至火的德性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火的诗学和哲学把所有这些教诲都浓缩在一起了。火的诗学和哲学就构成了这种神奇的双义性的教诲，这教诲又以实在的情况支撑着内心信念，并且反过来又通过我们的内心生活使人理解了世间生活。

所有其他的本原也大量地提供了类似的双义性的信念。它们披露了不为人知的机密又显露出耀眼的形象。这四种本原都有自己的热烈爱好者，或更确切地说，这其中的每一种本原已经深深地，在物质上是一种诗学忠诚的体系。当我们在歌唱这些本原时，便觉得自己是热烈地爱好着某种特别喜欢的形象，实际上是忠诚于某种原初的人的情感，忠诚于某种最早的有机

^① J. L. Tieck (1773—1853): 德国作家。——译注

的实在，一种基本的梦的禀性。

IV

我们应相信，在本书中我将会证实这个论点。我将研究水的实体的形象，我将研究水的“物质想象”的心理学——这是一种比火更女性更均匀的本原，这种更为稳定的本原，它通过更隐蔽，更简洁，更简单化的人性力量而具有象征性。鉴于这种简洁性和简单化，我的任务在此就会变得更困难，更单调。诗学的资料并不丰富而且贫乏。诗人和遐想者往往对水的表面的嬉戏感到有趣，而不是被它迷惑。于是，水便成了他们的锦上添花之物；水并不真正是他们遐想的“实体”。从哲学角度来说，水的诗人“参与”自然界水生的实在，不及聆听火或土召唤的诗人。为很好地显示这种“参与”（它是水的思维），水的心理现象的这种本质本身，我便需要反复使用为数不多的例子。但若我能使读者相信，在水的表面形象之下，有着一系列更加深刻，越来越强烈的形象，那么读者很快会在他自己的观望之中对这种深化产生亲切感；在形式的想象之下，他会感到各种实体的想象在敞开。他会在水中，在水的实体中识别出一种亲近，这种亲近极不同于火或土的“深度”给人造成的亲近。读者必然会承认对水的物质的想象是一种特殊的想象。当读者有了在物质本原中对某种深度的认识时，他最终会理解水也是一类命运，不再仅仅是流逝的形象的无为的命运，即永不会终止的梦的无为命运，而是一种不断地在改变着存在实体的根本的命运。由此，读者会更真切，更痛苦地理解赫拉克里特^①主义的特点之一。读者会看到赫拉克里特的变动论是一种具体的哲

① 赫拉克里特（Héraclite 公元前540—前480）：希腊哲学家，他的学说强调存在与变化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万物在永久的流动之中。“人们不会在同一条河中洗两次澡”即出自于他。——译注

学，一种完全的哲学。人们不会在同一条河中洗两次澡，因为，人在自身的深处具有流水的命运。水确是那种过渡的本原。它是在火与土之间的本质的本体论的变化。许给水的存在是一种眩晕的存在。它每分钟都在死去，它的实体中某种东西在流逝。每日的死亡不是火光冲天的火的旺盛的死亡；每日的死亡是水的死亡。水不断地在流淌着，水往下流着，它总在水平的死亡中消亡。我们在无数的实例中会看到，对于物质化的想象来说，水的死亡比土的死亡更令人沉思：水的苦难是无止境的。

V

在介绍这部作品的概要之前，我想对作品的标题做个说明，因为这种解释会有助于阐明我的目的。

虽说本著作是在《火的精神分析》之后，诗学四本原法则的又一例证，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取名为《水的精神分析》，这本来会同那本旧作相映成趣。我选了一个更为模糊的题目：《水与梦》。这是真诚之必然。要谈精神分析，就应当先把原初的形象分类，而不让其中任何一种留下其最初的特殊痕迹；应当先确认，然后分解一些一直把愿望和梦想搅合在一起的情结。我觉得在《火的精神分析》中是这么做的。人们可能会感到惊奇：一位理性主义哲学家竟会如此长时期地关注幻象和错觉，他会不断地需要把理性价值和明晰的形象描述为对错误素材的纠正。事实上，我并不觉得自然的、直接的和初级的合理性是牢靠的。我们并不会一下子就建立起理性的认识；我们不会马上展现出本质形象的正确景象。理性主义者？我有意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不仅在我的文化的整体方面，而且在我的思维的细节中，在我所熟悉的形象的细节之中。正是这样，通过对客观知识和富有形象的知识的精神分析，我成为相对于火的理性主义者。我必须坦诚地承认，在水的方面我并没有取得同样的建树。水

的各种形象，我依然在感受着，在其原初的复杂性中综合地感受着，同时赋予它们我的那种不由自主的赞同。

在沉睡的水面前，我总会再次感到同样一种忧郁，一种具有潮湿树林中池塘色彩的很特别的忧郁，一种无压抑感，遐想的，迟缓而宁静的忧郁。水的生命的某种不足道的细节，对于我而言往往成为一种具有根本性的心理象征。譬如，水生薄荷在我身心中唤起一种本体论的沟通，它使我相信生命就是一种普遍的芳香，生命从存在中散发出来就如气味从实体中散发那样，使我相信溪中水草必定散发着水的灵魂……倘若我要为我自己重新感受孔狄亚克^①的那个塑像的哲学神话——它首先在嗅觉中感觉到宇宙和有了最初的意识——的话，那么我不是像塑像那样说：“我就是玫瑰香味”，而是会说：“我首先是薄荷香味，水生薄荷的香味”。因为存在首先是一种觉醒，而它在非同寻常的感觉的意识中觉醒。个体并不是自身一般感觉的总和，他是特殊感觉的总和。由此，在我们身心中创造出体现为罕见的象征物的熟悉的奥秘。正是在水边，在水生花朵跟前，我最真切地明白，遐想是一个正在挥发的宇宙天地，是通过遐想者从万物中散出的有香味的气息。如果说我想研究水的形象的生命，那么我必须把形象的主体作用归还我的故乡的河和泉。

我出生在河川溪流纵横的乡土，在冈峦起伏的香槟地区的偏僻处，名叫“谷乡”，因为那里到处是小山谷。对于我来说，最优美之处是在山谷的幽深处的柳荫下，身边流淌着一股潺潺细水。十月来临时，溪涧上薄雾缭绕……

我的乐趣依然时伴着溪水，沿着堤岸，朝着正方向，顺着水流，顺着把生命带向它处，带到邻村的水的方向漫步。我的

① 孔狄亚克 (Condillac, 1715—1780)，法国哲学家，是“感觉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感觉论》中虚构了一个没有任何先天的心理活动的塑像，它最初只有嗅觉，然后才有其他感觉。——译注

“它处”并不更远。当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时，已近 30 岁了。因此，在本书中，我谈不好海洋，我间接地谈论海，听诉的是诗人作品中所说的海，我谈论海仍是受同无限连在一起的学校教科书上的老生常谈的影响。触及我遐想的东西，并不是我在水中发现的无限，而是深度。另外，波德莱尔不是说过，对于面朝大海遐想的人来说，6 至 7 法里^①意味着无限的半径吗？（《日记》，第 79 页）谷乡有 18 法里长，12 法里宽。这是一方天地。我并不全都认识：我不曾走遍每条河沟。

可是，我的故乡与其说是一片宽阔的地方，不如说是一种物质；是花岗石或土，是风或干旱，是水或是光亮。正是在故乡我使自己的遐想得以物质化；正是通过故乡，我的梦有了它的适当的实体；向它，我询问我的基本色彩。在河边沉思时，我的想象倾注于水中，倾注于绿色而明亮的水，使草地变绿的水。我无法坐在溪边而不坠入深深的遐想，不回想起我的幸福……这不一定是家乡的小溪，是家乡的水。无名的水了解我的一切心思。同样的回忆会从各种喷泉中涌出。

我不把本书取名为《水的精神分析》，还有一个不那么富有感情色彩和个人因素的理由。实际上，在这部作品中，我并未像在深刻的精神分析中应该做的那样，系统地发挥物质化形象的有机论特征。在我们梦幻中留下不可磨灭痕迹的最初的精神价值是有机的价值。最先的热烈的信念是躯体的舒适。最初的物质的形象正是在肉体中，在器官中产生的。这些最初的物质形象富有朝气和活力；它们同简单的极其粗糙的意愿联系在一起。当谈到孩童的里比多时，精神分析引起众多的非议。若重新赋予这种里比多以其模糊和一般的形式，若把它同各种有机

① 1 法里约合 4 公里。——译注

功能维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也许会更好地理解这种里比多的行为。里比多将会呈现为同各种欲念，同各种需求不可分的东西。它便会被视为欲望的动力，它会在各种满足感中得以缓解。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这便是孩童的遐想是唯物的遐想。孩童天生就是唯物的。孩童最初的梦就是有机实体的梦。

有些时候，诗人创作的想象是如此深刻，如此自然，以至诗人在不知不觉中又重新见到了孩童肉体的形象。渊源如此深的诗歌常具有特别的力量。在这些诗歌中贯穿着一股力量，而读者会参与到这股原初的力量中而全然无知。读者并不知诗歌的渊源。下面是两段诗歌，从中体现着某种原初形象的有机体的真诚：

认识到自身的分量，
正是我，我把恒河，密西西比河拉过来，召唤
到我的根源，
奥雷诺克河^①浓密的丛生植物，莱茵河长
长的水流，尼罗河带着双膀胱……^②

凡此种种……在民间传说中，无数的河流源自于某个巨人的小便。卡冈都亚^③在他任意散步中，发大水淹了法国农村。

若水变得珍贵起来，它便成了精液。于是它更会神秘地被人歌颂。唯有有机论的精神分析才可能解释清楚如此模糊的形象：

如多产的精液，数学图像，分配着

① 奥雷诺克河 (l'Orénoque) 位于委内瑞拉，全长 2000 余公里，有宽阔的三角洲。
——译注

② 保尔·克洛代尔：《五大颂歌》，第 49 页。

③ 拉伯雷《巨人传》中的主人公。——译注

它的定理的诸因素丰富的引线，

荣耀的躯体在泥体下渴望着，

夜晚

在可视性中被分解^①

一滴有威力的水足以创造一个世界并驱散黑夜。要梦想巨大的威力，只需一滴在深层中想象出的液体。如此有朝气的水平是一种萌芽；它赋予生命以一种取之不尽的飞跃。

同样，玛丽·波拿巴特夫人^②在埃德加·坡^③的一部理想化作品中发现了众多主题的有机的含义。它提供了某些诗意形象的生理特性的充足证据。要朝着肉体想象的根源方面做如此深远的研究，要在水的心理学之下来写出梦幻的水的生理学，我觉得自己尚准备不足。这必须具有医学知识，尤其是神经症的丰富经验。在同我相关的方面，要了解人，我只有阅读，那美妙的阅读，它根据人所写的东西来评判他。关于人，我尤为喜欢的是人们可能写出的关于他的事。没有可能被写出的东西还值得去经历吗？因此我不得不满足于移植的物质想象的研究，当一种文化把自己的标记打印在一种自然上时，我几乎总是限于研究处在移植之上的物质化想象的不同分枝。

此外，对于我来说，这也并非是一个普通的隐喻。相反，移植在我看来似是一种理解人类心理学的根本观念。我认为，这是人的标记，是使人的想象特定化的必要标记。我认为，富有想象的人类是一种超过原生的自然，正是移植才能真正赋予物质的想象以丰富的形色。正是移植能把物质的丰富性和密度

① 保尔·克洛代尔：《五大颂歌》，第64页。

② M. Bonaparte (1882—1962)：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译注

③ E. A. Poe (1809—1849)：美国诗人，评论家，短篇小说家。他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他的诗是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寓言和现实的奇异结合。他的著作对法国象征派有显著影响。——译注

传递给形式的想象。移植使在枯木上长成的新芽开花并给予花以物质。除了各种隐喻之外，要创作出诗作来，必须有遐想活动和观念活动的结合。艺术是一种移植的自然。

当然，在我的有关形象的研究中，当我辨认出了某种更为远的活力时，我便指出来。对于一些极其理想化的形象，我不曾发现有有机渊源的情况尚属极少数。但是，把本论著列入透彻的精神分析行列也尚不够资格。本书依然是一部文学美学的作品。本书具有双重目的：确定诗歌形象的实体和对基本物质的合适形式。

VI

下面便是本论著的总体纲要。

为明确地体现出物质化想象的轴心是什么，我将从物质化很差的形象着手；我将会提及一些表面的形象，一些在本原表层活动的形象，而无暇想象对物质进行加工。本书第一章是写清澈的水，闪亮的水，这种水给人以瞬间即逝的、随和的形象。然而，我将使读者体会到鉴于这种本原的一体性，这些形象相互组织得有条不紊。我将展现各种水的诗歌向水的元诗学的过渡，从多种性向单一性的过渡。对于这样一种元诗学来说，水不再仅仅是在游移的静观中，在一系列断断续续的、瞬时的遐想中的一组熟知的形象；水是形象的载体，而且是形象的供给，奠定形象的原则。水便逐渐地在越来越深化的静观中变为物质化想象的本原。换句话说，取乐的诗人像一股一年到头流淌的水那样生活，这是一股从春到冬并且轻松地、被动地、表略地反射着四季的水。但是更为深沉的诗人会觉得水富有活力，这水从它自身中再生，它不变，它用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显示着自己的形象，这水是世上的一种器官，是流动现象的食粮，是生长的本原，是增添光彩的本原，是泪的躯体……

但是，让我们重复一遍，正是当我长时间地静观闪发着彩虹色的水面时，我会理解深度的价值。因此我试着详细地说明某些把表面形象统一起来的一致性原则。我们尤其会看到个体的自恋是如何逐步地纳入一种名副其实的宇宙自恋的框架中。在这章末尾，我还将研究我称之为天鹅情节的白色和优雅的浅易理想。恋情的水和轻盈的水在其中找到很容易做精神分析的象征物。

只是在第二章中——我将研究埃德加·坡的元诗学的主要枝干——我才确信触及到了本原，即物质的水，在其实体中加以想象的水。

我如此确信，自有理由，因为，深刻而持久的双重性是同物质的想象在其中培育而成的那些原初物质相维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心理特性是如此稳定，以至可把它做为想象的首要法则而称为相互性：想象无法使其双重生存的那种物质是不可能发挥原初物质的心理作用。不能造成心理双重性的物质便无法找到它的能做无限移植的双重诗学。因此，要有双重的参与——欲望与恐惧的参与，善与恶的参与，白和黑的平静的参与——以使物质的本原系住整个心灵。当埃德加·坡面对湖泊、河流沉思时，我们会看到那种无比清晰的遐想的善恶二元论。正是通过水，坡这位理性主义者和逻辑主义者同非理性的物质，同受“困扰”的物质，同神秘而有活力的物质再次建立起联系。

在研究埃德加·坡的作品时，我们会看到一个辩证法的范例，克洛德·路易·埃斯泰夫（C. L. Estève）对这种辩证法对于语言的富有活力的生命的必要性心领神会：“如果说必须尽可能地排除逻辑与科学的主观性的话，那么排除词汇和语法的客观性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①若缺少了事物的这种非客观性，

① C. L. 埃斯泰夫：《关于文学表达的哲学研究》，第 192 页。